

## 我所认识的

## 毛岸英

□ 刘毅



毛岸英同志牺牲近 50 年了,年轻时我有幸与他相识,又与他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在抗美援朝 50 周年到来之际,写此短文以资纪念。

## 巧遇

1948 年冬,我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为平津学生党员回解放区进修成立的学习班)调到中央机要处业余中学任文化教员。党中央到达西柏坡后,为了提高机要人员的文化水平,少奇同志指示中央宣传部为中央机要处筹建业余中学,由陈伯达兼校长,于光远、杨述、田家英、王惠德兼任数学、语文、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的教员。由于革命发展很快,他们工作繁忙,于是抽调我们几位刚由蒋管区回来不久的学生接替他们任专职教员,当时,我接替于光远任数学教员。因初任此职,既无工作经验,又无资料,有些发憊。于光远同志告诉我,可到西柏坡中央宣传部图书馆去看看。一天上午,天气晴好,我由中央机要处驻地北庄村北,急匆匆地越过山沟,赶到西北坡村,当路过毛主席住房院墙时,心里十分激动,心想毛主席就住在这里面,恐怕正在睡觉吧!因为我从译电人员工作时间推算,毛主席、周恩来等首长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到清晨。果然,站在院墙边的警卫战士过来轻声对我说,“轻轻地通过,不要影响首长休息。”我登上村西北侧山坡时,看到一个场院及三间窑洞,这就是中宣部图书馆。这窑洞原来是给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按延安的式样挖的,后来考虑到太行山区比陕北雨水多,窑洞易坍塌,不安全,就给中央宣传部放图书资料了。我远远看到于光远正和一位比他高半个头的同志在窑洞前的广场上谈话。我走过去,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敢打扰他们。心想于光远原为清华大学助教,到延安后写过不少文章,年青有为,在中央小有名气,和他在

一起的这位也一定不简单。于光远见到了我,叫我说:“小刘,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毛岸英同志,他兼图书馆长,你可向他借书”,转而又对毛岸英说:“这是刘毅同志,他从北平回来不久,接替我在机要处兼任数学教学工作,要找些数学方面的图书资料……”。回解放区半年来,我对毛岸英已有所闻,今天能够认识他,我抑制不住的心中喜悦。他高高的个子,浓浓的眉毛,大眼睛,明亮有神,穿一身灰色土布棉衣,平整清洁。经介绍后,他和蔼地对我说:“认识你很高兴,管书的同志有事外出了,你进屋自己找吧!拿走什么书,在登记本上登记一下。”停了一下,他又叮嘱一句,“可要及时还哟!”我随即走进了窑洞。当我捧着范氏大代数、三 S 几何等数学参考书及教学法走出窑洞时,见他们谈兴仍然很浓,没打扰他们,握了握手,就顺来路回到了北庄。路上我一直很兴奋,回味着巧遇毛岸英的幸运事。

## 相聚

1950 年 10 月 11 日在北京香山,这时我早已改做译电工作,机要处长李伏忠召集我等 6 人谈话,下达了赴朝的命令。他说,朝鲜战火已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海鸥(时任科长)、吴玉平等 4 人已随彭总飞往沈阳,由于译电工作很重,再派我们 6 人去加强他们的力量。

次日下午,我们从前门火车站乘车赶到沈阳,住进和平街 2 号。这里原为张学良公馆,是一个豪华的小院,黑色的大铁门整天关着,院内有假山、喷泉相衬,树木花草茂密,院中心的一座灰砖建的小洋楼是彭总指挥所的临时驻地。彭总住楼上,楼下大厅左侧会客室为机要科。当天高岗、张明远来访。彭总送走他们后,即转身来到我们房间,进门就微笑着说:“又来了几位小同志,很好,现在电报往来很多,非常需要你们。”他看了看地铺,又说,“现在人多了,床不够用,只好委屈你们睡在地上;过几天我们去朝鲜,那里比这条件要差多了,要准备吃苦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总,心情很激动,这就是“彭大将军”啊!人们都说彭总很严肃,看来他还是很亲切、很体贴、很关心部下的。

午饭时,看到从楼上快步走下一个大个子,我

一眼就认出是毛岸英，立即迎上去同他握手。他似乎也认出了我，但又叫不出名字。我赶紧自我介绍，并谈起前年在西北坡借图书资料的事，他说：“我想起来了，你也改行做机要工作了，我们是同行，我现在是机要秘书啊！”大家都笑了。在以后的几天里，同一个院同桌吃饭，交谈机会较多，他又不时地来和我们聊天。他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很受大家欢迎。我们也喜欢向他提问题，当问到他在苏联的情况时，他谈得很多，他说在党的关怀下，他和岸青结束了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那里有各国革命党人的子女，从幼儿到初等学校教育都有，受到苏共的关怀。后来苏德战争爆发，生活变化很大，再不能安心学习了，1942年他进入伊万诺瓦市苏军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1943年初又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授中尉军衔，加入苏联共产党（1946年回国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到过白俄罗斯、捷克、波兰等国作战，任坦克连指导员。1945年春，斯大林下令将毛岸英从前线调回，总参谋长罗科索夫斯基带他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当场表扬了毛岸英，晋升他为上尉，并宣布让他退役，留在莫斯科后方工作。我猜想可能斯大林怕他发生意外，不好向毛泽东主席交待。毛岸英青少年在苏联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崇尚科学，他说，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苏联的科学技术很先进，出了很多科学家，靠自己的发明创造，制造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打败了希特勒，我们中国也要发展科学技术，赶上他们。

毛岸英聪明好学，诚恳朴实，实事求是，没有一点娇气、傲气。在沈阳的短短几天中，他抽空乘车到新华书店买回许多书，自己看，也分给大家看。我借了本科学家的故事，直到他牺牲时，也没有还给他。后来借给其他同志，再也没有收回，我每每想起没有保存好这本珍贵的纪念物，就悔恨不已。

毛岸英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精通俄、英等外语，在中央宣传部时，就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战役打响后，前线俘获两个美国兵，送到大榆洞，组织部长任荣亲自审问，当时懂外语的人很少，由毛岸英担任翻译，当得知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问他们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远东侵略别国时，他们回答是奉上级命令他们来的，现在也很懊悔。此后，总部根据志愿军与多国军队作战的现实，立即派多种外

语人才支援前方。

## 永别

彭总在沈阳和平街住了不足10天，就乘专机去了安东（现丹东），毛岸英和部分作战、机要人员随行。

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打响了入朝的第一战役。其他人员则乘火车赶到安东，再过江到大榆洞去司驻地。

大榆洞位于朝鲜北部山区，距鸭绿江几十公里，是一座金矿所在地。厂区多木板房，此时已停产。彭指与十三兵团司令部组成志愿军司令部，各部门分散住在各山沟的木板房里。当时，电报很多，上通下达，工作异常繁忙，我们每天只能断续睡几个小时，睡眠严重不足，深夜工作时困得打盹，头发被蜡烛烧焦的事，已不是新闻。这时很少有机会与毛岸英见面交谈。11月下旬的一天，在上厕所时我遇到了他，他掌管机要文电，知道译电工作量很大。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安慰我说：“你们辛苦了，看你眼都熬红了。”谁想这竟是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两天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年28岁。

那是11月24日下午，两架美国黑寡妇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许久才飞去。为防空袭，当晚解方参谋长即要求志司各处翌日都要隐蔽疏散，能进矿洞的都要进矿洞。作战处和机要处搬入矿区山沟里水泥构筑的直径约2米的涵洞内，铺木地板，在地板上译电和睡觉。25日下午，突然听到涵洞外敌机的轰炸声连续不断，此时，彭总还在指挥部署第二战役，我们紧张地把彭总的指示传往参战各部队。一群敌机在狂轰滥炸后离去，大榆洞成为一片火海，解方参谋长立即组织机关连队进行救火。据在山上站岗的哨兵观察，一群美机低空飞来，直奔厂区上空，第一、二颗燃烧弹就投向彭总住过的住房，住房燃烧起火。谁也没有料到，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被帝国主义的燃烧弹夺去了生命。

噩耗传来，志司全体人员为失去亲密的好战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子悲痛万分，不少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在心中狠狠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也是历史的巧合，就在毛岸英、高瑞欣牺牲的当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战役。这场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取得了出国作战的最大胜利。

压题照片：1949年4月，新婚的毛岸英、刘松林与父亲毛泽东在一起。